

## 清明雨

韩浩月

清明节总是会下雨，反正我几十年来的记忆里，整体上是这样的。这一时节无论身在南方还是北方，无论是推窗而看，还是出门行走，往往能看到或感受到线条一样的雨丝在滑落，也是神奇了。每每此刻，我都会想到，杜牧难道除了是名诗人，还是最早的天气预报员吗？他的一句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，已经从唐朝下到如今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他预报的那场雨，还会在AI时代继续“纷纷”下去。

作为一个对时间与节气比较钝感的人，我通常将清明节当成一个普通的周末来对待。而作为一个对环境与温度比较敏感的人，当冰凉的雨丝或是空气里弥漫着的清新扑面袭来的时候，我总是在内心感慨一下：真的是清明节到了，每一缕风、每一滴雨都在提醒你去怀念，都在催促你出门，都在跟你说那些远山、小河、树林与墓园，都在等待着你的脚步。

也曾有过无雨的清明节，只是记不清是哪一年了。那年清明不但无雨，还晴空万里，走在这样的节日里，我起先并没有异样的感觉，但走着走着就觉得有些不对劲起来。是的，我在寻找雨，雨丝也好，雨滴也好，哪怕是瓢泼大雨也好，这个节日总得有点儿雨啊，没雨算什么清明节？没雨，怎么让我们在这天变得比平常更容易感怀？

这么想的时候，我知道，清明节已经不单纯是一个节日了，它已经浸透思想与精神，成为人们生命或身体里的一个本能，属于清明节的雨，早已准时在我们的身体里开始飘落。这样的雨，早已和地理环境、气象学机制无关，而和我们的生活、情感、文化有关。于是，在这个

晴朗的清明节，阳光的光线也有了雨线的形状与气息；阳光打在身上，如同细碎的雨水落在肩头；阳光那冷暖相宜的温度，如同雨水被皮肤加热后滑落的温度。

那个无雨的清明节，如同一个破折号，重新诠释了清明节，也让我能够更好地理解清明节；也如同一个省略号，省略掉千言万语，摊平了2500多年来有关这个节日的所有记忆与故事。在历史的书页当中，清明节是既脆弱、清澈而又坚韧、绵长的那一页，否则它经历了那么多雨水的浸泡，怎会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它本真的样子？在人们的内心当中，它一直有着一种让人惆怅也让人平静、让人怀念也让人坚定的功能——清明之后，暑热将要来临，这个节日像一个分隔号，让人沉淀好自己，抬头挺胸面对火热的生活。

2025年的清明节，不管有雨还是无雨，人们都会走进这个节气里。像往年一样，清明节无需变化，只需恒定地存在。它使人变得笃定、沉稳、不慌不忙，在这几天，无论走在阳光里还是走在雨里，都是走在回望、想念、回忆与展望里。



## 无花无酒过清明

贾志强

母亲在世的时候，一直没有清明节上坟的习惯，我总是在单位留守当值的那一天。而父亲会提前采买一些祭奠用品，遥遥祭拜。

母亲的离开让我对清明节有了全新的认识，我也成了上坟大军中的一员。

母亲葬在故乡，葬在祖坟，没有立碑，只有一个小小的土堆。

驱车回乡，踏着弯弯的小路走向母亲的坟茔。偶尔会遇到乡邻，擦肩而过时，我们的脚步声在田埂间形成古怪的和弦，他的胶鞋踩着《游子吟》的节拍，我的皮鞋应和《蓼莪》的残句，默默点头，轻声招呼，然后奔赴各自的亲人，用沉默来掩饰心中的悲凉。

母亲的坟头有新草冒出，泛着新生的嫩绿，但这些小草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，只能接受被拔除的命运。整理坟土后，母亲的坟茔便再一次丰满起来，圆润起来。

跪在坟前，燃香、祭酒、摆供品、烧纸钱。香烟袅袅，在空中绾成母亲盘发的样式，酒液蜿蜒，汇成母亲生前纳鞋底时针线的走势，苹果渐渐失去鲜红，我听见供品碎裂的脆响——那是母亲隔着岁月，把思念咬出牙印。纸钱幻成黑色的蝴蝶，振翅的刹那，布谷的哀啼突然刺穿纸灰，如同母亲轻唤我的乳名。在心中与母亲说着话，报告着家中发生的新变化，细数着母亲离去后的种种不舍，一阵风过，便似母

亲在呢喃，在回应这无声的告白。

有时会遇上不期而至的雨，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，无形中又添了一层悲凉。春雨淅淅沥沥，细碎地四向飘来，洒向大地，也洒向人们思亲的记忆，更把悲伤的情绪拉长拉满。潮湿的思念开始在鼻腔结晶，化作坟头新草折断时溢出的青涩。

有雨的时候，燃香和烧纸便成了一件难事，柏香在雨中艰难地燃烧，折断又复燃，像在命运的齿轮里跋涉，而纸钱在火中翻卷挣扎，终于化作一只只黑色的蝴蝶，正如浴火重生后的洒脱超然。生亦艰难，死亦艰难，火蝶振翅带起的风，忽然托住雨中下坠的纸灰，让升起与落下在半空悬停。

记得母亲的坟茔后面长满了洋姜，到了秋天的花期，密密麻麻的黄花怒放，开出一片灿烂的笑容。我一直觉得那就是母亲欣慰的笑容，正满怀慈悲地护佑着为生活奔波的儿孙。但这个季节还没有花，洋姜还在泥土里孕育着，秋日盛放的宿命，注定要错过清明的细雨，却在秋风里，用黄色的花朵承接我断流的泪水。四季的轮回谁都无法超越，只有一些蒲公英远远地陷在黄土里，露出星星点点的黄和深深浅浅的绿。有飞絮飘来，固执地停驻在供品碟沿，让我想起母亲生前把菜夹到我碗边的习惯，这偶然的馈赠注定会开出小小的花，生生不息。

父母健在时，对于死亡，我们都不会有切肤的感受，因为有父母在前面挡着，在为我们顶着那一片天。只有在母亲的坟头，才能感受到生与死的距离，才能体会到爱与被爱的间隙。

“无花无酒过清明，兴味索然似野僧。”布谷声声，正穿过原野，唤醒新的一季。



## 一块家织棉布

张水鱼



清明时节，想到已过世的姨姨，我和女儿打开了那块棉布。棉布是姨姨亲手织的，布面上横织着黄粉蓝白绿紫的条纹，像一匹被岁月定格的彩虹机杼。

女儿出嫁的时候，我特意在她的嫁妆里放了这块家织棉布。

我对她说，这块棉布里收藏着我们家族的历史，同时，也和你生命最初的呼吸有关——它出自我的姨姨，你的老姨之手。

棉布，棉花的棉，棉衣的棉。

在姨姨经历过的83载光阴里，她织过的布匹展开来，应该能铺满村里的整个麦场了。在那个身上衣裳主要靠家织布做就的艰苦岁月里，姨姨担负着两家人的穿衣使命。

姨姨育有两儿两女，又主动分担了我们家没娘的四兄妹的穿衣问题，可谓多背了一个大包袱。但姨姨是个能干的人，心慧手巧，硬是用织布给两个孩子撑起了一片晴朗的天空，像她的父亲——我的姥爷一样。

说来姨姨也是个苦人儿，从小没娘，姥爷独自一人把他们姐弟三人带大，靠的便是织布的手艺。姥爷是山东人，据说也是村里有名的织布匠。因为经受过从小没娘疼的苦，姨姨对我们格外照顾。

织布绝不是一件轻省活儿。从棉花到棉布，要经历十几道工序：摘花、弹花、搓花姑架（晋南人对花条的叫法）、纺线、拐线、落月儿、缠穗儿、刷线、织布、洗布、拽布、锤布……若想织出彩色条纹，还得提前染好纬线，要多用很多个月来缠线，并在织机“咔嗒咔嗒”的声音中精准换梭。

姨姨个子不高，眼睛较小，但她精力旺盛，目光明亮。她有两个学徒，一个是我辍学持家的姐姐，另一个是我的表姐——她们后来也成了织布的行家里手。

记忆里最鲜活的，是她教两位姐姐刷线和拽布的场景。

晴日当空，几十个月来排成军阵，线头穿过簪子（分线器），齐齐整整的线就呈现在木架子上了，两位姐姐像蜻蜓一样在长线河之间来回穿梭，用白面糊为一根根白线刷出晶亮的铠甲，让它们更坚挺一些。

新布初成时拽棉布，也颇具韵味。两个姐姐手握长布站在两端，一仰一伏中将棉布拽展折叠，动作优美，特别有治愈感。我对这个画面念念不忘，以至于后来每每整理洗好的床单被罩，也总是两人相对着抻拉。而这一点，又被女儿和外甥女学去了。

当机器布料淹没了手工织物，姨姨的织布机也没有完全停摆。她有空闲还是会去穿梭织布。每次去看望她，她总不忘给我一两块她织的新布，说做个床单吧，咱们的棉布床单舒服着呢。

每次接过这些蓝绿黄红白的各色棉布，我心里总是翻江倒海。感觉我接过不只是一块布，这块布分明是姨姨以时光之梭为笔写就的佳作啊。这一块块经纬交错的棉布里，织进去多少晨昏，领受过多少次的凝视、多少次的抚摸，飞闪过多少个思絮、多少次的牵挂啊。一寸寸地，她将漫长的岁月织成了可触摸的温暖。

听完我讲的故事，女儿的手指轻轻抚过布面上五彩的条纹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妈妈，我明白了，这块布之所以珍贵，还因为它串起了四代人的温度——现在你把布交给我，是希望我永远记得一位老人对我们的关怀，更期望我经营好自己的人生吧？”

是的，这块棉布，它来自时光深处，也来自爱的深处。